

情感码头

铁路修到我家乡

□ 张云梅

“清晨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每当《天路》优美的旋律响起时，心中立刻涌起一片激情，我梦想着、期盼着，我的家乡也能通上火车。看铁路、坐火车，对于生活在都市或者发达地区的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生活在巍山小城的人来说，却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小时候，我对铁路最初的感知，是从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来的。

终于，在2015年底，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家乡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临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如今，在我的家乡，大临铁路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贯穿巍山坝子南北。铁路建设大军中铁一局和中铁五局进驻巍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铁路建设高潮。一辆辆工程车源源不断涌进巍山，一群群施工人员赶赴现场，一个个隧道逐步打通，工地上，热火朝天，机器轰鸣，车轮滚滚。家

乡这片浸润着油菜花香的土地，开始沸腾起来。憧憬着铁路即将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回想往事，不便的交通带给家乡人民的重重困难，像放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第一次坐汽车的场景记忆犹新。那一年，爷爷和爸爸都同时被评为大理州的劳动模范，他们带上五岁的我参加了县里和州上的表彰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坐上汽车离开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尽管当时只是土路，尘土飞扬，也很颠簸，却让我惊喜不已，我第一次用无比好奇的眼睛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那时候，我心里时时渴望着：有一天能沿着这条路走出去，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983年，我幸运地考入了巍山一中读初中，每到星期天回大仓老家，大都是坐在爸爸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货架上，由爸爸把我“驮”回家。二十多公里的路

程，又带着我，每一次回家都要骑行近两个小时，每次回到老家之后，爸爸都累得满头大汗。

1986年，我到下关读书的时候，关巍公路还是土路，公路的山道弯很大，下关到巍山差不多要两个小时，班车每天只有两趟。尽管当时下关到大仓的车票只是1.1元一张，我还是没有多余的钱经常回家，每个学期我就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提前好几天买车票。至于乡村公路，全部都是狭窄的土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是那时的真实写照。如果下大雨，汽车轮胎打滑，驾驶员需请一些人前拉后推。

1989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凤凰牌女式自行车，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同学朋友玩耍，心里那高高兴兴儿无法用言语表达。1996年之后，我家里陆续买了二轮摩托、轿车、越野车，周围的很多家庭，也都拥有了私家车，大家出行越来越便利。

情景



姐弟 [勾六零 摄]

私房话

平常心

□ 施福昆

许多时候，常有这样一幅画面：当你带着一身疲惫的身躯乘着暮色回到温暖的港湾——那个并不奢华的家里，啜饮着沏好的一盏香茗，耳畔听到厨房传来煎炸烹炒的声响；稍事停顿，一家人便围坐在餐桌旁，大快朵颐，各自讲述着一天的趣闻逸事，谈笑风生。这时的你，是否感到生活的温馨与岁月静好？

当夜已深了，你静躺在干净整洁的床上，柔和的壁灯映照着孩子熟睡的笑脸，爱人打起均匀的鼾声，伴着窗外的虫鸣声。夜空依稀的星光，静谧而寥远。这时的你，是否体味到日子的惬意与家庭的祥和安宁？

这一切，或许有人会说只是平淡无奇、平凡甚至庸常之极。然而，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底色，寻常百姓的真实生活，也是美丽的人生。这一切，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它，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这种境界就是一种平常的心境。

佛家说，有求皆苦；儒家说，无欲则刚；道家说，清心寡欲方得道；现代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要我说，平平淡淡才最真实。

拥有一颗平常心，这是人生智慧的提炼，它能帮你成为精神的富翁，自由的主人。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就能慎物结缘，自甘平淡，面对外界的纷扰，你能不惊不惧，不愠不怒，不慕不躁；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心不动，手不痒。它能使你于利不趋，于色不惑，于气不馁，于得不骄。

拥有一颗平常心，是一种人生

的觉悟，一种生命的境界，助你事业有成，实现人生的价值。保持一颗平常心，还是抵御贪欲，固守节操的坚固防线。

有位哲人说过：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

记得，列夫·托尔斯泰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主人对他讲，清早，你从这里往外跑，跑一段路就插个旗杆，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杆的土地都归你所有。那人便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阳落山了，他跑回来了，但因为筋疲力尽，摔了个跟头就再也沒起来。于是有人挖了坑就埋了他。牧师在给他做祈祷时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呢？其实，就这么大。

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总是喜欢用沉重的欲望迷惑自己，令自己的那颗平常心深埋心底。以平常心观不平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不贪、不嗔、不悲，将心中的那些邪念、虚幻的东西，如风吹散乌云一样全部驱散，我们的心灵便不会被外界所困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奢望与恐惧，才能见到一颗存在于我们本性里的平常心。

平常心，一种灵魂的修炼，一种自我的美育，一种文化品格，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况味。它能教会人们以平常心体悟人生，以平常心静观周遭事物，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从容旷达，淡定自若，持住生命的一份本真。

橘红色的端午节

□ 远山

总会一脸神秘地笑着，说是变魔术变出来的。之后，母亲在我心里成了魔术师一样的存在，总是一脸崇拜地望着母亲，想象她何以变出彩色的指甲。

直到几年之后，又一次梦里忽然醒来，终于被我发现，母亲在天色朦胧的时候，坐在我身旁，摆弄着我的手指。动作极轻，像均匀的呼吸一般，生怕吵醒我。我把眼睛悄悄眯出个缝，不想拆穿母亲的“魔术”。只见母亲拿着一片片花瓣，将指甲小心翼翼地包好，再用细细的绳子系上。过一会儿拆开，指甲全变成了橘红色。“魔术师”会心地笑了，对自己

的杰作很满意的样子。小小的我更加崇拜母亲，竟然只用一片片小小的花瓣就能将我的指甲变成橘红色。

起床之后，屋子里院子里满溢着艾香，茸茸的绿意种在心里一般，整个人清爽起来。父亲天没亮赶着露水就已经割回艾草，夹在了房檐、门窗上。母亲端起盆，拿上毛巾，牵着我到门前不远处的小河，在端午节这一天，用河水洗脸。母亲说这样可以驱邪避灾，一生平安。晨雾未散，氤氲在小河边，这里已欢声笑语热闹一片，吵醒了河床甜甜的清梦。

早饭时，厨房里飘来粽叶才

有的清香，母亲准备好一大锅粽子，鸡蛋鸭蛋鹅蛋……淘气的我会挑选结实的蛋和姐姐玩“磕蛋大战”，为了赢，常常是还没等吃到嘴里，已经把一盆的蛋都磕碎了。

长大之后在城里工作，平日繁忙难得回家，便更加喜欢过家乡的端午节，每年都要提前一晚回到老家。母亲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变着“魔术”，我一直没有拆穿母亲的戏法，享受着轻轻地摆弄我的手指。

在我心里，指甲上娇艳欲滴的橘红色，不仅仅是端午节的颜色，更是永远保留了我做小孩的童趣，是母亲让我踏实的心安。在繁杂工作中短暂的逃离，是一种平实的幸福，更是一种悸动的期待。而逝水流年的光阴里，因为有了这些橘红色温暖的情愫，时常觉得有爱可依，有梦可栖。

随手拍



晨练

拍摄时间：2020年5月30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洱海生态廊道
作者：夏传武

生活笔记

一棵缅桂花

□ 尹祖泽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非常郁闷，心情不好。一问，才知他那颗心爱的缅桂枯萎了，失去了生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感到惊讶，只心里为那棵缅桂的“命运”抱不平。

我的这位朋友喜好养花，近乎于痴迷。他家院里简直成了一个花园，连走路的通道都被花草树木覆盖着，让人步入其间无从下脚。不仅院里养花，客厅卧室里也摆着盆栽。据他说养在家里的都是名贵花木。

前年春天，他喜滋滋地来告诉我，他出高价买了一棵缅桂，好得很！要我抽空过去鉴赏一番。养花我是外行，虽说也喜欢鲜艳的花朵，但那是俗人直观的喜悦，说不出什么鉴赏之词。不过我还是去了，不好拂他的好意。

他带我走进卧室，只见三尺

余高的缅桂栽在一个青花瓷瓶里，摆在窗子旁的茶几上。初一看，确实雅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林黛玉”的病态美。嫩白的叶子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少了生气。我感觉到发着三个枝杈的缅桂种在瓷瓶里不大合适。花瓶插花也，怎能种树？况且瓶里装的少许土壤怎能供得了缅桂的生长需求？我劝朋友在院子里腾出个地方来栽这棵缅桂，让它自行生长。可是固执的朋友不接受我的建议。他说，要把缅桂当作艺术品来栽养、欣赏，花开自个看，花香独自闻，岂不快哉！

第二年夏天，朋友兴冲冲地

来邀我看他的缅桂。他说缅桂开花了，让我去闻闻那扑鼻的花香味。

确实，缅桂开花了，满室飘逸淡淡的花香味。三枝枝杈上开着历历可数的十几朵花。花瘦小，像营养不良的孩童黄白的脸一样难看。纤细的枝条上长着不多的几片叶子，完全没有缅桂的样子。

“好吗？”朋友脸上浮现得意的笑容。

“好是好，不过花开得可怜，树活得太累了。”我对朋友说。

“瞎说！”朋友不高兴了。

“一年了，你看缅桂长高了多

少，粗壮了吗？还不就是因为缺少阳光，缺少养分，根须不能深扎于土壤的缘故显得病恹恹的！虽说开花了，那是它拼尽生命才开出可怜的几朵呀。你看叶片卷了黄了枯了，照此下去这棵缅桂是要枯萎的。还是将它栽到院中，自然生长才行。”可是朋友不接受我的劝告，还笑我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不懂得养花，也不会欣赏花。

是的，我不会养花，也不具备鉴赏的知识，但我喜爱自然生长、健壮顽强的植物所显现出来的自然之美。

呵，缅桂，我心中的缅桂应该有着俩人合抱的腰身，高达十多二十米，枝杈长达四、五米，花开千朵，甚至以万朵计，浓郁的缅桂花香会飘溢一方天地。

植根于大地，才是缅桂顽强成长的关键所在。

童心童画



瀚极 作者：张爱悦 6岁 宾川县传传美术培训学校